

# 文本與歷史之間：韓國文獻‘中國學士東遷’記載現象闡述\*

劉永連\*\*·趙殷尙\*\*\*

## <目次>

1. 引言
2. 韓國文獻中的中國學士東遷現象
3. 故事版本的混亂不堪
4. 敘說史實和邏輯的錯訛
5. 始祖身份的誇張，歷史人物的假託
6. 餘論

## 1. 引言

伴隨觀念和方法的改觀，近些年來史料挖掘和利用獲得很大的拓展。如在中韓關係史研究中，韓國歷代文集成為學界矚目的新史料，朝天和燕行錄視野下的史學研究已成熱點，族譜·碑傳等亦被人們大量使用。不過，這些文本表述往往與歷史本身存在不小的差距，而人們解讀起來多有不甚注意者。例如，十九世紀朝鮮王朝著名學者洪直弼所撰《清溪朱公小傳》及新安·綾城《朱氏世譜》等冒以朱熹曾孫朱潛為東遷始祖，而不少人引用無虞。<sup>1)</sup> 筆者考察‘唐八學士’和‘宋八學士’東遷史料，亦發現某些作偽現象。<sup>2)</sup> 近來綜合考察韓國文集中大量存在的‘中國學士東

\* 韓國教育部海外韓國學發展項目‘中國華南地區韓國學教育研究特色化及其平台建設’項目成果

\*\* 中國暨南大學 歷史系 教授(主著者)

\*\*\* 韓國培材大學校 基礎教育部 副教授(交信著者)

1) 參考朱瑞熙，〈朱熹之曾孫朱潛及其父朱鋸考〉，《韓國研究》第4輯，2000年，第156~166頁。

遷’之記述，更感文本與歷史之間關係的複雜，乖違現象極其嚴重，然又不能簡單棄之。以下試做闡述，懇祈方家指正。

## 2. 韓國文獻中的中國學士東遷現象

在韓國漢文典籍中，廣泛存在中國學士東遷朝鮮半島的史料。他們往往以姓氏或家族史料的形式，敘述中國某朝某代的某個(或某些)學士遷徙到朝鮮半島，成為某個(或某些)宗姓的始祖。就筆者多年瀏覽所見，中國學士東遷事件可知有‘漢學士’·‘東漢學士’·‘唐學士’·‘唐八學士’·‘唐十八學士’之一·‘南陽八學士’·‘(北)宋八學士’·‘南宋八學士’·‘魯國學士’·‘明學士’等十幾種名頭。其中記述較多者，有‘唐八學士’·‘南陽八學士’·‘(北)宋八學士’·‘南宋八學士’·‘魯國學士’等。而文獻宏富者，以唐八學士為最。

所謂唐八學士東遷，是說唐朝八位學士移民到朝鮮半島，成為海東南陽洪氏·平澤林氏·星山呂氏·光山盧氏·忠州池氏·長興魏氏·孝靈司空氏·幸州殷氏·沃川陸氏·完山全氏·南陽宋氏·玉山張氏等諸多姓氏的始祖。這一故事流行奉命教化說·被貶避難·遭亂流浪說·公主陪臣說·使者滯留說等5種版本，資料分散在東遷各姓·貫自敘族源的族譜·世系·家狀等姓氏和家族史料，以及縉紳名士文集中敘述東遷各姓·貫來源的譜序·牒狀·碑誌·傳記乃至詩詞等眾多體裁中。<sup>3)</sup>據筆者所見，其中僅記述洪姓作為唐八學士之一東遷之事者，就有60餘種洪姓作者所著文集，而他人敘及此事者為數更多。至於記述唐八學士東遷事跡的各類文獻，則一時難以盡數搜羅。加上韓國學者所統計唐八學士姓氏，還有南原獨孤氏·草溪和密陽卞氏·宜寧玉氏·海平和善山吉氏·南陽房氏等<sup>4)</sup>，總至17個姓

2) 參考劉永連·李薇，〈〈竹諫先生逸集〉與宋‘八學士’東遷〉(《暨南史學》第8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201頁)·〈韓國漢籍中的唐學士東遷朝鮮半島史料考述〉(《域外漢籍研究叢刊》第9輯，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305~324頁)等文。

3) 詳見劉永連·李薇，〈韓國漢籍中的唐學士東遷朝鮮半島史料考述〉。

貫，其文獻至少有數百種。

關於南陽八學士，出自南陽徐氏及南陽洪氏·南陽宋氏·幸州殷氏等姓譜牒碑誌。18世紀《幸州殷氏譜》載：“唐德宗時(785~804)，八學士浮海而來，殷公洪淳其一也，仍留不返，吉氏·魏氏·奇氏·洪氏·陸氏·奉氏·房氏亦從之。”<sup>5)</sup> 更早成書的《增補東國輿地勝覽》南陽都護府條云：“古唐城，在府西二十里。有古城，周二千四百十五尺，高十尺。世傳唐遺才士八人往教高麗，洪其一也。子孫世貴，名所居曰唐城，今爲果園，屬掌苑署。”<sup>6)</sup> 還有韓國文獻總列9姓，除洪·魏·殷·吉·奇·奉外增添了南陽徐氏和南陽宋氏，陸姓則變成了陸姓。<sup>7)</sup> 南陽八學士群體，同樣包括洪·殷·魏·宋·房等姓，且東遷背景相似，頗似唐八學士的另外版本。只是該群體集中落籍於南陽及其附近，且另有徐·吉·奇·陸·奉等姓。如此，其文獻尚有其他諸多出處。

(北)宋八學士，是講神宗元豐五年(1082)，以兵部尚書劉荃爲首的八位朝臣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受到打擊，集體東渡而成爲劉·林·薛·許·孔·宋·崔·權等八個姓氏的始祖。相關文獻主要見之於江陵劉氏·平澤林氏等姓的譜牒碑誌和個人文集中，敘說最多者當屬劉氏家族的史料。<sup>8)</sup> 其中以江陵劉氏《釋林譜》和劉荃《竹諫先生逸集》歷史較久，輯錄最詳。特別是《逸集》輯錄了劉荃131首詩歌和各1篇序·記，其中《浮海》·《登八學山》·《同七學士登臨歸路言懷》·《隨同來學士登觀魚台》·《晚秋贈林翰林八及》·《月夜和薛學士仁儉》·《秋蘭詩和宋御史大夫圭》等詩涉及宋八學士東渡高麗及內部交往史事，而《浮海小序》·《記愁送臺》及《寄京城諸友》·《憶故國》·《晚秋憶中原故舊》·《送上國故人》·《逢上國星軺故人》等詩則反映了這一東遷群體深切的

4) 吳一煥，《海路·移民·遺民社會：以明清之際中朝交往爲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頁。

5) 黃胤錫，《頤齋遺稿》卷11<幸州殷氏譜序>，韓國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第246冊，景仁文化社，1991年影印版，第243頁。

6) 盧思慎等纂，《增補東國輿地勝覽》，韓國奎章閣藏嘉靖刊本，第4冊，第160頁。

7) 轉引于林堅，〈朝鮮半島的中國移民歷史考察〉，《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第37頁。

8) 在江陵劉氏個人文集中，明確敘述劉荃等八學士東遷事跡者還可見劉秉憲《晚松遺稿》·劉洪烈《紫下遺稿》·劉載範《璞南遺稿》等。

思鄉情懷。9) 卷2還由後人補充了關於八學士姓名·官職·東遷過程·落籍地點和劉荃碑誌·歷代祭文·劉氏譜牒等文獻。

南宋八學士東遷有兩個完全不同的版本。其一出自韓國《新安朱氏世譜》及某些文集。《新安朱氏世譜》云：

“公諱潛，字景陶，號清溪，徽國文公會孫也。……時蒙古遼金相浸漬，干戈不息，逼於神州，講和復起，權臣主和誤國，更無修攘之義。公居恒鬱悒忍痛，杜門省咎，讀書究義，興感於《論語·九夷》章，愴然呼門弟子而誡之曰：海外青丘，箕聖攸封，素稱禮壤，吾屬可居。寧宗嘉定十七年甲申(1224)春，袖家譜，攜二男，與門人葉公濟·趙昶·陳祖舜·周世顯·劉應奎·杜行秀·陶成河七人浮海而東。……舟泊錦城，乃家焉。”<sup>10)</sup>

文集中洪直弼《清溪朱公小傳》記述尤詳，并云：

“元人聞宋朝移民多出東國，使高麗押送上都。於是大索諸道，公變名積德，自羅州逃隱綾城之考亭里。又值三別抄之亂，遂移龍潭之仁夫里。綾·羅間故老指點其遺墟曰：‘華人朱學士所居’云。”<sup>11)</sup>

方誌雜史如《綾州邑誌》(奎章閣藏1863年刻本)等還記載了朱潛子孫在朝鮮半島中舉入仕等情況。其二出自金山韓氏資料。有《靜浦先生實記》云：

“先祖韓銳，系出中華，為南宋朝丞相奎哲之孫，位至兵部尚書。開禧二年(1206)丙寅受命為八學士之首班，乃與辛鉅(官兵部尚書)·池鏡(官大司寇兵部尚書)·殷鈍(官元尉滁州刺史)·何鍾(官銀紫光祿大夫)·魏鏞(官左僕射)·智銑(官大司徒左僕射)·慶鍊(官冀州刺史)等自中土東來。”<sup>12)</sup>

9) 參見劉荃，《竹諫先生逸集》卷1，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686冊，第38~109頁。

10) 轉引自楊青，《清溪先生朱潛東渡高麗初考》，《韓國研究》第3輯，1996年，第80~107頁。

11) 洪直弼，《梅山先生文集》卷51〈清溪朱公小傳〉，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1070冊，第155~156頁。

12) 韓東喆等編，《靜浦先生實記》卷上〈年譜略〉，戊寅年(1939)刻本，第1頁。

所謂魯國學士，一般指在元和高麗之末，有魯國公主下嫁恭愍王，楊起·孔昭(紹)·甘王癸·黃石奇·西門記·范承祖·邊安烈·任澍等文武護送東行，并在朝鮮半島落籍，成為清州楊氏·昌原孔氏·檜山甘氏·昌原黃氏·安陰西門氏·敦寧范氏·原州邊氏·豐山任氏等姓貫始祖。除了《增補文獻備考》等官方文獻外，以上各姓家族譜牒·個人文集以及他人所撰這些姓貫之譜序和人物碑誌傳狀等文獻亦頗為豐富。僅就個人文集看，孔學源《道峰遺集》·奇東準《春潭文集》等，多處記述魯國學士孔昭等東遷事跡<sup>13)</sup>；黃孝恭《龜巖先生遺稿》·黃彥柱《農阜公逸稿》等，均記黃氏以魯國學士東遷事跡<sup>14)</sup>；洪直弼《梅山先生文集》和楊氏部分文集等，對楊起隨魯國公主東遷多有記述<sup>15)</sup>；張錫英《晦堂先生文集》及甘氏部分文集等，記述檜山甘氏東遷事跡尤詳<sup>16)</sup>；宋秉珣《心石齋先生文集》等，有西門氏隨魯國公主東遷事跡<sup>17)</sup>，總數不下幾十種。

此外，有平海黃氏，“始祖諱洛，官漢學士，羅季乘舟入(平海)月松亭”<sup>18)</sup>；或云“平海之黃，肇自學士諱洛。學士當東漢時浮海而東，家于平海月松亭，有三子，皆封邑。”<sup>19)</sup>此為五代學士或東漢學士東遷。寶城宣氏，“其先皇明學士退休堂諱允社為肇祖，洪武壬戌(1382)奉命東來，旬宣湖南，斥邪扶正，毀佛堂，明聖學，麗末退居寶城，子孫仍籍焉”<sup>20)</sup>，此為明學士東遷。忠州池氏，“出自中國之弘農。高麗光

- 13) 參見孔學源，《道峰遺集》卷2〈上曲阜衍聖公(令貽)〉·卷5〈曲阜孔氏華東譜序〉，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830冊，第91·332頁(卷6〈通政大夫敬軒孔公行狀〉·卷7〈龔啞軒孔公行狀〉略同)；奇東準，《春潭文集》卷10〈醉松亭孔公墓碣銘〉，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821冊，第407頁。
- 14) 參見黃孝恭，《龜巖先生遺稿》附錄〈墓誌銘〉，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286冊，第360~361頁。同冊黃彥柱，《農阜公逸稿》附錄〈行狀〉記述略同。
- 15) 參見洪直弼，《梅山先生文集》卷51〈兵使楊公傳〉，第1070冊，第144頁。
- 16) 張錫英，《晦堂先生文集》卷23〈檜山甘氏族譜序〉·卷36〈處士甘公昔友墓碣銘并序〉，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899冊，第325·506頁。
- 17) 宋秉珣，《心石齋先生文集》卷15〈安陰西門氏族譜序〉，韓國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第2760冊，第2548頁。
- 18) 黃允中，《雲鶴集》卷2〈遺事〉，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000冊，第146頁。
- 19) 林宗七，《屯嶋集》卷7〈處士黃公行狀〉，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819冊，第46頁。
- 20) 任泰柱，《誠齋文集》卷5〈鳳山處士宣公行狀〉，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1384冊，第426頁。亦可參見吳駿善，《後石遺稿》卷22〈兵使贈兵曹判書宣公行狀〉，第447冊，第170頁。

宗十一年(959)，大學士諱鏡以華使來東國”<sup>21)</sup>；仁同張氏，“張之賢為唐朝翰林學士，使來東國，因居焉”，此可謂出使滯留學士。江華魯氏，其祖先初從箕子東渡，至唐代有魯忠國與卞·盧·閔·洪·李·呂·董等入仕中國，其後返回新羅，這算是另一種類型的唐八學士東遷情形。<sup>22)</sup>某學者撰文，金浦公氏始祖允輔在755年以唐十八學士之一·魯國王族之後東遷新羅。<sup>23)</sup>還有如昌寧成氏等只稱唐學士東來，如此之類不可盡述。

然而梳理這些文獻，筆者發現裏面問題重重，較為突出者有三。

### 3. 故事版本的混亂不堪

在諸多中華學士東遷的敘說中，往往不僅存在多個版本，而且構成各個故事版本的時間·地點·人物·背景·過程等要素也百端歧異和混雜。

以唐八學士為例，不但基於各姓·各書對東遷史情說法不一而形成諸多版本，而且即使同一版本的敘說也五花八門。如關於八學士陪公主東遷這一故事版本，就有以下諸多描述：

(1)長興魏氏：一云：“始祖魏鏡，大唐人來仕新羅，為大光公主陪臣，官大阿淩，封懷州君，以下失傳。”<sup>24)</sup>又云：“始祖鏡以唐學士陪公主東來，留仕新羅，官侍中，封懷川君，即今之長興也。”<sup>25)</sup>

21) 安有商，《陶川集》卷6《嘉善池公墓碣銘》，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090冊，第241頁。

22) 16~17世紀朝鮮文士魯認行狀云：“鼻祖諱啓，有商扶風人。博習詩書禮樂，從箕聖渡遼，敷八條創井制，受封江華，連三世掌教。後世諱忠國，與卞·盧·閔·洪·李·呂·董七人，入仕于唐，還仕新羅。有八學士傳。”(魯認，《錦溪集》卷4行狀，韓國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第71冊，景仁文化社，1991年影印版，第222頁)類似說法亦可參見奇萬宇，《松沙先生文集》卷31《尙齋魯公墓碣銘》，韓國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第346冊，景仁文化社，1991年影印版，第144頁。

23) 林堅，《朝鮮半島的中國移民歷史考察》，《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第37頁。

24) 魏德厚，《魏氏世稿》卷1《魏氏世系》，第476冊，第4頁。

(2) 忠州池氏：一云：“其先忠州人，上世有諱鏡，以中朝八學士陪公主東來，留仕高麗，官至平章事，諡宣懿，巖谷其號。”<sup>26)</sup> 又云：“先生……姓池氏，貫忠州，其先中國人也。肇祖諱鏡，號岩谷，以太學士陪公主東來，因留不返，官太保，諡宣懿。”<sup>27)</sup>

(3) 完山全氏：自稱：“全氏……上祖諱虎翼，百濟多婁王朝丞相；生槃，以郎將赴漢，勳封弘農。五傳宣，陪大光公主東來，封旌善。”<sup>28)</sup>

(4) 豐山任氏：記云：“始祖溫，宋紹興府人，為中華名族。六世至澍，宋亡，任元，陪公主東來，即八學士之一也。留在高麗，官御史大夫，賜貫豐州。”<sup>29)</sup>

以上做法導致文本內容出現嚴重分歧。據筆者整理，關於唐八學士東遷，其時間至少出現了七種說法：①唐初·貞觀年間或高句麗榮留王在位時期；②唐宣宗在位時期；③唐朝末期；④高句麗時期；⑤唐代或新羅時期；⑥新羅末期。東遷背景和情節亦至少有上文所述5種版本。其東遷姓氏及其始祖姓名則多矛盾。由於不同文獻所述姓氏不盡相同，導致自稱或被列為唐八學士後裔者竟有17個姓氏。關於東遷始祖姓名，南陽洪氏·南陽房氏·幸州殷氏·長興魏氏·忠州池氏·玉山張氏等皆有不同表述。如洪氏始祖，《釋鉢譜》稱其為‘洪天河’，而房氏文獻則稱之‘洪殷悅’·‘洪天華’。再如房氏，其東遷始祖也有房季弘和房玄齡次子房俊之異說。<sup>30)</sup> 與此類似，玉山張氏文獻多稱張貞弼(或稱圃蔭先生)於羅末東遷，麗初顯貴，為朝鮮宗支始祖，然亦有張之賢作為唐朝翰林學士出使東來之說，二者大相逕庭。

再看魯國學士東遷，雖然系時頗晚，但也多有不同描述。如張錫英《檜山甘氏族譜序》云：“按其譜，甘在勝國初有以魯國學士東來。”<sup>31)</sup> 稱甘氏在高麗建國之初

25) 吳駿善，《後石遺稿》卷19《春坡魏公墓碣銘並序》，第446冊，第531頁。

26) 吳駿善，《後石遺稿》卷20《贈通政大夫池公墓表》，第523頁。

27) 池德鵬，《商山先生文集》卷5《行狀》(安東權寧國撰)，第1577冊，第258頁。

28) 全奎煥，《小心亭文集》卷6《行狀》，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084冊，第425頁。

29) 安鼎福，《順菴先生文集》卷24《童蒙教官龍潭任公墓志銘》，韓國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第230冊，第284頁。

30) 《房氏三世合稿》附錄上《(知足窩房元井)行狀》云：“其先有諱季弘，在高句麗時，奏請中國文學之士八員，其時與洪殷悅並遷東來，仍賜貫鄉南陽。”(而同卷該《行狀》後跋又云：“唐貞觀十七年癸卯三月，(太宗)命遣才子洪秀第三子天華·房玄齡第二子俊等八人教高句麗禮樂。”(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420冊，第720~721·726~727頁)

東遷，尚未附會魯國公主。許筠《修證寺楊侍中夫婦畫像記》云：“玄陵(即高麗元宗)朝，魯國公主下降於國，公侍而來，玄陵拜侍中而賜籍清州。”<sup>32)</sup>稱楊氏在高麗元宗在位時期(1260~1274)亦即宋末元初東遷。不過當時只有元齊國大長公主東嫁高麗，附會魯國公主有誤。孔學源《上曲阜衍聖公(令貽)》云：“高麗恭愍王娶魯國公主，公主下嫁高麗時，先聖夫子五十三世孫衍聖公諱浣第三子昭以元朝翰林學士陪隨東來，因而不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封昌原君。”<sup>33)</sup>宋秉珣《安陰西門氏族譜序》云：“西門氏本中原所稱四維複姓也，在東表尤為稀族。……元至正年間，送公主於高麗，以恭愍王為駙馬。侍中·中郎將西門記扈衛出來，乃受封於嶠南之安陰縣，子姓仍貫焉。”<sup>34)</sup>則稱孔和西門兩姓在元朝正年間(1341~1368)隨魯國公主東遷。

更有甚者，在同姓文獻中，各書記載亦不一致。如南陽洪氏，洪瑋·洪汝河等以為始祖洪天河作為唐八學士之一在貞觀年間，應高句麗教化習俗之請而東遷高句麗。<sup>35)</sup>洪直弼亦以教化東國為事由，然認為是在唐宣宗時期東遷新羅。<sup>36)</sup>至於洪重聖等，則以為其先人在唐末黃巢起義期間避亂東遷。<sup>37)</sup>再如玉山張氏，張煥奎云：“蓋我張氏，系出中國，諱伯翼，五世而至圃蔭先生，以道德文章顯於中朝，為翰林學士，後以直諫為當國者所惡，竄於東國，卜居蘆田。”<sup>38)</sup>而張瑱云：“張吉當新羅時，自浙江竄寓東國，改名貞弼，倡起斯文，興恢王業，為高麗太師，封玉山府院君，從祀文廟。又建院賜額，有土田·臧獲之賜，朝鮮之有張氏，自此始焉。其後張之賢為唐朝翰林學士，使來東國，因居焉。”<sup>39)</sup>在這兩部張氏文集中，玉山張氏

31) 張錫英，《晦堂先生文集》卷23《檜山甘氏族譜序》，第899冊，第325頁。

32) 許筠，《惺所覆韻稿》卷7《修證寺楊侍中夫婦畫像記》，韓國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第74冊，第198頁。

33) 孔學源，《道峰遺集》卷2《上曲阜衍聖公(令貽)》，第2830冊，第91頁。

34) 宋秉珣，《心石齋先生文集》卷15《安陰西門氏族譜序》，第2760冊，第2548頁。

35) 參見洪瑋，《西潭先生文集》附錄上《通訓大夫行司憲府持平兼春秋館記注官西潭先生行狀》·卷1《西潭先生先系(釋鉢譜)》，第2217冊，第186·260~261頁；洪汝河，《木齋先生文集》卷5《缶林洪氏族譜序》，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1853冊，第244~245頁。

36) 參見洪直弼，《梅山先生文集》卷44《曾祖考縣令贈左贊成府君墓誌》，第1068冊，第362頁。

37) 參見洪重聖，《芸窩集》卷6《先府君(洪萬恢)行狀》，第2401冊，第426·443頁。

38) 張煥奎，《海逸齋文集》卷3《先祖興義衛保勝郎將府君遺事》，第1299冊，第400頁。

東遷之時間·地點·原因·過程乃至姓名等竟均不相同。

又如忠州池氏，吳駿善《贈通政大夫池公墓表》云：“其先忠州人，上世有諱鏡，以中朝八學士陪公主東來，留仕高麗，官至平章事，諡宣懿，巖谷其號。”<sup>40)</sup> 安有商《嘉善池公墓碣銘》云：“(池氏)出自中國之弘農。高麗光宗十一年(959)，大學士諱鏡以華使來東國。”<sup>41)</sup> 按《靜浦先生實記》載，池鏡又在開禧二年(1206)南宋八學士之列。<sup>42)</sup> 其東遷時間一在五代，一在南宋；東遷緣由或稱陪公主而來，或稱出使而淹留；群體範圍或在唐(或後唐)八學士之列，或在南宋八學士之列，或為單獨東渡，說法紛紜。

令人驚奇的是，即使在同一部文集中，同姓文獻記述也不無自相矛盾之處。如南陽房氏，在《房氏三世合稿》中，附錄上《(知足窩房元井)行狀》(知足窩九代孫瑄撰)云：“其先有諱季弘，在高句麗時，奏請中國文學之士八員，其時與洪殷悅並選東來，仍賜貫鄉南陽。”同卷《(知足窩)墓誌銘並序》(完山崔秉心撰)：“其先蓋出唐相房玄齡第二子俊，在高句麗時，應中國文學士八員之選，與洪天華等東來。”<sup>43)</sup> 這兩份文獻記述房氏東遷始祖竟一說是房季弘，一說則為房俊，連同一起東遷的洪氏始祖名字亦不一致。<sup>44)</sup> 再如檜山甘氏，張錫英《晦堂先生文集》卷23《檜山甘氏族譜序》云：“按其譜，甘在勝國初有以魯國學士東來。”<sup>45)</sup> 卷36《處士甘公昔友墓碣銘並序》又云：“麗王時，平章事延陵君(王+癸)以魯國人同張敬等八學士出東方，東方之甘始此。”<sup>46)</sup> 記述檜山甘氏始祖東遷一在高麗初，一在高麗末，後者甚至撇開魯國公主說另倡魯國人說，還扯上了八學士。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一系列奇怪現象：

(1) 同一東遷群體乃至同一姓貫即使在同一種文獻中亦說法不一。

39) 張瑱，《茅庵先生文集》卷3《記張氏源派故事》，第2360冊，第357~358頁。

40) 吳駿善，《後石遺稿》卷20《贈通政大夫池公墓表》，第447冊，第531頁。

41) 安有商，《陶川集》卷6《嘉善池公墓碣銘》，第2090冊，第241頁。

42) 參考韓東喆等編，《靜浦先生實記》卷上《年譜略》，戊寅年(1939)刻本。

43) 《房氏三世合稿》附錄上，第720~721頁。

44) 《房氏三世合稿》附錄中，第740頁。

45) 張錫英，《晦堂先生文集》卷23《檜山甘氏族譜序》，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899冊，第325頁。

46) 張錫英，《晦堂先生文集》卷36《處士甘公昔友墓碣銘並序》，第506頁。

(2)名列同一八學士群體者不止八人：稱唐八學士者實際有17個姓貫之始祖，及其更多姓名；稱南陽八學士者實際有10個姓貫之始祖及其更多姓名。

(3)同一姓貫之始祖出現在不同東遷學士群體之列。如平澤林氏，其始祖同在唐八學士和北宋八學士之列；殷·魏二姓皆出現在唐八學士·南陽八學士和南宋八學士之列。

(4)不同姓氏始祖姓名有文字雷同或摻雜現象。如南陽洪氏始祖稱‘洪殷悅’，幸州殷氏始祖則稱‘殷洪悅’；而長興魏氏始祖和忠州池氏始祖則同名稱‘鏡’，讓人很覺奇怪。

#### 4. 敘說史實和邏輯的錯訛

在五花八門的東遷敘說中，基本史實的疏漏·錯謬以及不符歷史邏輯之處比比皆是。

如唐八學士東遷故事中，洪氏《釋鉢譜》及多種文集碑狀稱在貞觀癸卯之年應高句麗榮留王之請而東行教化半島風俗。然而核查其時間，癸卯乃貞觀十七年亦即西元643年，而榮留王在位時間為618至642年，當時已經去世，何來奏請之事呢？再者，當時高句麗正致力於擴張遼西，且其權臣淵蓋蘇文剛於去年(642)弑主叛亂，而唐太宗亦藉其內亂正緊鑼密鼓地籌備討伐戰爭。在這種形勢下，怎麼可能出現唐朝應高句麗請求派遣文士教化其風俗的友好交往行爲呢？繼而又云，其後至乙巳之年，因泉蓋蘇文之亂，洪氏轉而南奔新羅。乙巳乃貞觀十九年亦即西元645年，而據《舊唐書》記載，泉蓋蘇文在貞觀十六年發動政變，十七年攻打新羅，太宗無法制止，至二十二年唐以大軍討伐。<sup>47)</sup>如此，洪氏南下不但已去泉蓋蘇文之亂數年，而且當時高麗與新羅之間肯定因戰爭而相互防備，交通阻隔，亦無成行的可能。

47) 參見《舊唐書》卷一百九上《高麗傳》，中華書局點校本，第5322-5326頁。

(北)宋八學士看似具備原始資料，其實也存在不少問題。如劉荃身份，譜稱在宋官至兵部尚書，這一點當為訛誤。據考，一則北宋初期直至元豐五年(1084)劉荃東渡，六部不設尚書，而由他官權判，兵部則由樞密院官員檢詳。二則元封年間樞密院檢詳兵房事和權判尚書兵部10人中並無劉荃。再如其家族世系，有兩點需要深究：一是其地望之可疑。譜稱劉荃出身彭城劉氏，然查其同時代彭城籍官員，龍圖閣直學士劉湜·殿中侍御史劉庠等皆未見與劉荃有何關係；其族譜中名士，如第14世劉梁為東平甯陽人，第32·33世祖劉懷慰·劉杳為平原人。二是其譜牒之錯亂。查其第14至20世，7代之內經歷了至少350年，平均每50年延續一代；而自20至33世，13代則幾乎生活在同一時代，甚至第33世劉杳去世比其20世祖劉敬還要早，皆為不可能之事。再查其第33與34世祖，劉杳卒於527年，劉仁師為唐大曆至寶曆(766~825)時人，兩人相差約200年，亦不可能為父子關係。<sup>48)</sup>

關於魯國學士，所附會魯國公主或為子虛。《高麗史節要》載：“忠定王乙丑元年(元至正九年，1349)，江陵大君祺(後繼位為恭愍王)在元尚衛王女，是為魯國公主。”<sup>49)</sup>不過查《元史》，元朝出嫁高麗公主表中僅列齊·薊·濮·曹及一位嫁瀋陽王嵩的關名公主，並無魯國公主；元朝公主封號魯國公主者有13位，亦無下嫁高麗者。可見恭愍王所娶乃元尚衛王女，魯國公主封號雖在高麗史書有之，但中國史料無以印證。

同時記述魯國學士事蹟則矛盾百出。如許筠《惺所覆瓿稿》和《修證寺楊侍中夫婦畫像記》則稱楊起在元宗時期(1260~1274)已經拜相(官為侍中)。黃景源《楊氏族譜序》則稱其高祖楊善才在大德(1297~1306)初方為侍中。楊士彥《蓬萊詩集》稱楊起以元閣老陪齊國大長公主東渡(1274)，而楊起文集則記述他曾在朝鮮王朝建立後亦即1392年以後出使中國，為明削減朝鮮貢賦做過斡旋，並家藏明太祖親筆題詩。再如考曲阜孔氏譜系，孔子第五十三代孫有孔浣·孔治·孔湏·孔洙等，確有孔浣其人。不過第五十四代孫以‘思’字為輩分，如孔思晦·孔思誠·孔思許等。孔浣長子孔思晦生於1267年，死於1333年。那麼，孔浣第三子恐怕不能單

48) 詳參劉永連·李薇，〈〈竹諫先生逸集〉與宋八學士東遷〉。

49) 金宗瑞，《高麗史節要》卷26忠定王元年十二月條，卷28恭潛王十四年二月·十五年五月條，景泰三年(1452)朝鮮刊本。

獨名昭(或紹)，就年齡而言在至元十一年年紀尚幼，至正九年則已年老或已去世，齊·魯兩次公主下嫁高麗皆難以官從行。

## 5. 始祖身份的誇張，歷史人物的假託

前述劉荃之身份，從北宋官制變化可證其不可能為兵部尚書。再考其東遷路線，因最後在朝鮮半島東南或東部海岸登陸，故出發地最有可能是浙江南部和福建沿海。那裏是中國民間與朝鮮·日本往來活躍之地，大量宋商由此出海。可以推測，劉荃及同行者多可能是被貶的郎官之類的中下級官員，或者是福建地方小吏·書生·商人等，為求生路而私自移民。

唐八學士身份更不可靠。高麗末期著名士人李穡有詩描述洪氏東遷事蹟，頗值注意。該詩引用了遼東白帽的典故，使洪氏東遷籠罩著濃厚的平民避亂色彩，似乎並非如譜牒中所記載的系唐朝正式派遣的官員學士，肩負政治任務而來，而只是普通的人文書生渡海移民至此。就史料形成看，李穡是洪彥博的門徒，兩人又同為麗末重臣，關係非比尋常，李穡紀念洪氏先輩只有捧場稱揚之情理，而無貶低毀譽之可能。那麼詩中所用遼東白帽之典當為嚴肅之作，關於洪氏東遷的描述亦近史實。由此可見，洪氏先祖的身份實際上應該更趨近於平民，這恰能回答正史中未見記載的疑問。<sup>50)</sup>

南宋八學士之一朱潛身份亦有分曉。有學者考證韓國《新安朱氏世譜》所記載諸項不實：(1)嘉定十三年(1220)朱潛“為選大學士，賜翰林學士”。實際上朱熹曾孫朱潛年紀尚少，還未應舉，更無官職。(2)朱潛東渡，“送行者寶謨閣待制王介，龍圖閣學士彭方·王力行，秘書閣學士程琪·魏屬·黃翰·蔡謨·胡紘·吳梅卿·文天祥等……”其中王介死於嘉定六年(1213)，亦即11年前；文天祥生於端宗三年(1236)，亦即13年後；胡紘為朱子學的反對派，以慶元黨禁將朱熹及其門人打成

50) 論述詳見劉永連·李薇，《韓國漢籍中的唐學士東遷朝鮮半島史料考述》。

‘奸黨’，不可能為朱潛送行；彭方在端平元年之前只是從七品著作郎和從六品將作少監，與正三品的龍圖閣學士相差甚遠；王力行雖有學問，但從無做官記載，更不可能擔任龍圖閣學士這樣的要職；吳梅卿在嘉定十七年剛剛考中特奏名，後來做從九品忠州文學，而宋代也不存在秘書閣學士一職。<sup>51)</sup>

再看韓氏始祖等人身份。韓氏譜牒記述韓銳為南宋兵部尚書，系丞相韓哲奎之孫。然而二人在《宋史》無傳；查閱《宋代京官通考》·《宋代傳記資料索引》等資料，也未見二人事跡。如此高官要職而無任何資料資訊，實在讓人難以置信。至於其他幾位：辛巨官兵部尚書，池鏡官大司寇兵部尚書，殷鈍官元尉滁州刺史，何鍾官銀紫光祿大夫，魏鑄官左僕射，智銳官大司徒左僕射，慶鉞官冀州刺史，更是多不可能。因為按宋代官制，兵部尚書不可能同時多人，亦無大司寇頭銜；銀紫光祿大夫當為金紫光祿大夫或銀青光祿大夫之訛，均屬文官散階，並非實職；宋代州有知州，已非刺史；左·右僕射統領尚書省政務，貴為當政宰執，則不可能飄海外出。

筆者順便揀選，可以證實譜牒作偽託者至少有以下幾點：

(1)唐八學士司空氏以司空圖為始祖。

孝靈司空氏，文獻皆以唐末司空圖為東遷始祖。司空圖是晚唐著名詩人和詩論家，其事蹟非常明瞭。據《新唐書·司空圖傳》記述，圖為咸通末進士，在世於837至908年，“有氣節，晚年不仕，隱居於中條山王官谷。七十二歲時，聞朱全忠弑君篡唐，不食而死。生前無子，以甥為嗣”<sup>52)</sup>。毫無疑問司空圖死於中國，何來東遷朝鮮半島之說呢！

(2)南陽房氏以房玄齡次子為始祖。

崔秉心《〈知足窩〉墓誌銘並序》云：“其先蓋出唐相房玄齡第二子俊。在高句麗時，應中國文學士八員之選，與洪天華等東來。”<sup>53)</sup>而據《舊唐書·房玄齡傳》，房玄齡有二子，長子遺直，為房玄齡繼嗣，“永徽(650-655)初為禮部尚書·汴州刺史”；次子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永徽中謀反伏誅。<sup>54)</sup>由此看，

51) 詳參朱瑞熙，《朱熹之曾孫朱潛及其父朱鋸考》，《韓國研究》，第4輯，第156~166頁。

52) 參見《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四《司空圖傳》，中華書局點校本，第5573-5577頁。

53) 房元井，《房氏三世合稿》附錄上《〈知足窩〉墓誌銘並序》(完山崔秉心撰)，第729頁。

54) 參見《舊唐書》卷六十六《房玄齡傳》，中華書局點校本，第2467頁。

不但房玄齡次子是房遺愛而非房俊，而且亦無移民他國的可能性。

(3) (北)宋八學士之一江陵劉氏世系假託歷代名人。

如前述其第14世劉梁·20世劉敬·32世劉懷慰·33世劉杳·34世劉仁師·35世劉沔等，皆正史有傳，事蹟可尋。然從該譜羅列關係看，或代際時段過長過短，或上下關係顛倒，難以構成一譜，明顯是附會而成。

(4) 魯國學士諸姓掛靠歷史人物，附會與魯國公主關係。

清州楊氏譜系掛靠弘農楊氏和楊伯起·楊彪等名人。楊起家譜自稱出自中國門閥士族弘農楊氏，列述楊伯起·楊震·楊彪等歷代貴族名士，並稱屬楊修一支後裔。其中錯亂失實之處既多，許多關係於史無證。同時，諸姓並無可靠史料證實其始祖陪同魯國公主東遷。如邊氏，其東遷始祖邊安烈在《高麗史》中有傳：“邊安烈，本瀋陽人，因元季兵亂，從恭愍王來，賜鄉原州。”<sup>55)</sup>可以肯定邊安烈出自瀋陽，可能是地方豪強或吏員，而不是什麼學士；可以推測其與恭愍王有關係，但顯為逃避元末戰亂而東遷，與魯國公主出嫁並無關係。再如豐山任氏，任相元《族譜序》就對其始祖陪同魯國公主東遷一事持懷疑態度。他說：“故吾宗人之論曰：其稱自中華來者，譜略而不足證，世遠而無可考。若信其傳而記之，或恐其誣其先也，無寧闕疑之為愈也。”<sup>56)</sup>雖然懷疑所謂魯國公主是忠烈王所娶齊國大長公主忽都魯之訛誤，有可能基於元麗較親近關係而使得出嫁高麗的公主有資格開府置官以追隨，而宋初亡也使得有漢族文人學士被蒙古貴族掠賣為奴而可能作為公主陪嫁而出行，但是缺乏史實依據，“故余以為任氏來自中國，信矣。若宋朝臣，若公主從官，固當置諸然疑之間也已”<sup>57)</sup>。

55) 鄭麟趾纂，《高麗史》卷126《邊安烈傳》，孫曉主編標點校勘本，西南師大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829~3830頁。

56) 任相元，《恬軒集》卷29《族譜序》，韓國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第148冊，第462頁。

57) 任相元，《恬軒集》卷29《族譜序》，第463頁。

## 6. 餘論

綜合以上問題可見，在敘述中國學士東遷話題的過程中文獻作者們各說各話，衆說紛紜，版本混雜，史實錯漏，邏輯乖張，暴露出他們對其先祖事蹟并不了解，敘說亦乏史實依據。至於其對始祖身份之誇張和歷史人物之假託，則明顯是有意作偽。對照歷史事實，這些文本敘述可謂乖違至極，亂象叢生。

其實，對於這些文本的歧異·混亂以及史實和邏輯錯謬，在朝鮮半島早有人覺察。如18世紀著名學者黃胤錫(1729~1791)在《幸州殷氏譜序》中考證，殷氏·奇氏·陸氏·奉氏缺乏早期史料，“八學士之目，已自難確”。同時由於中國朝代更替既繁，而朝鮮故事傳播亦亂，所謂唐和八學士姓氏無法定指。因此，作者呼籲：“衆言淆亂折諸聖，胤錫請試一掃，而質之理准之史，可乎？”<sup>58)</sup>同時對於譜牒作偽現象亦有人洞察和非議。如張憲周(1777~1867)指出：“吾東士大夫莫不有譜，譜者所以上明先系，下合諸族，誠美事也。然而近來譜家不能無弊，大姓間多附族，寒門或冒偽系。野花不是孤山之梅，而淮枳豈真洞庭之香乎？識者以是病焉。”<sup>59)</sup>田愚(1841~1922)甚至批判：“後世文字類不逮古也，而譜書最甚。如棄微宗而附顯族者，父子之倫絕矣；惡無官而書職名者，臣主之義紊矣；諱旁孽以爲適子者，嫡妾之分亂矣。又如已是獨子而有兄弟者有矣；本無嗣而忽得遠裔者有矣；由有父而入於無父者有矣。其爲乖戾瀆亂，誠所謂天地翻覆而綱常蠹蝕者也。”<sup>60)</sup>著名學者鄭齊斗(1649~1736)則直指冒稱中國移民問題，揭露：“一部其書，同時諸人一切皆以中國姓冒之，其例昭昭，豈是不可知者邪？大抵如此閑漫無益之論，煩縷已甚，徒貽疲勞，今不須累累更及也。且中國人來此者如八學士諸姓云云，此類士夫間譜牒

58) 黃胤錫，《頤齋遺稿》卷11《幸州殷氏族譜序》，第246冊，第243~245頁。

59) 張憲周，《餘力齋集》卷5《耽津崔氏族譜序》，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536冊，第471頁。

60) 田愚，《良齋私稿》卷11《金海金氏派譜序》，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329冊，第246頁。

不啻數十百家。凡其爲士族者，則必各有其來歷矣。若欲論此者，有窮年歲而不能盡，鄙劣何以能及也！”<sup>61)</sup>毋庸置疑，韓國歷代譜牒的文本表述絕非信史，引用其中資料應當慎而又慎。

不過，由於產生於歷史發展過程中，這些譜牒文本又是十足的史料，其背後必有真實的歷史背景和問題，斷然棄之亦屬不妥。如果說崇尚門第風氣導致作偽，則中國譜牒亦同樣流行；或以爲是出自構建宗姓凝聚力的需要，亦屬社會和民俗學中常見問題，這些因素不必贅言。筆者綜合考察這些有關中國學士東遷話題的譜牒文本，發現它們絕大部分出現在17世紀以後，尤其集中出現在17~18世紀和20世紀早期，這裏面隱藏著怎樣的歷史問題呢？

考察中韓關係史和近世東亞國際關係史可知，朝鮮半島在長期吸收中華文明的過程中積澱了深厚的慕華心理和中華意識，接待中國使者的館舍取名‘慕華館’，自高麗時起就自稱‘小中華’。與此同時，受華夷思想影響東亞國際秩序也發生異變，日·韓等國紛紛仿照中國構建小型華夷秩序圈，企圖打造自己的‘中華’世界。至17世紀，東亞局勢驟然巨變，中國大陸明清易鼎，周邊國家借機崛起。在朝鮮王朝看來，滿清入主中原導致‘中華陸沉’，而自己正是中華文化繼承者。於是，‘它在思想上打起‘尊周思明’大旗，文化上建立大報壇祭祀明帝，編纂史書重構中華世系，甚至在政治上宣導‘反清復明’，努力從各個方面構建‘中華正宗’形象。<sup>62)</sup>在構建中華正宗形象活動中，朝鮮半島社會不同層面展現出各自的特殊性。與國家和統治者創建理論·重纂史書等做法不同，地方·宗族和個人的行爲較爲具體·直觀。士人階層流行以拜祭·歌頌‘大明紅’的方式來標榜文化正宗，這些筆者已有探討。<sup>63)</sup>至於宗姓·家族，則致力於從血緣上證明自己與傳統中華的關係。他們熱衷於編纂譜牒，不少宗姓冒稱中國移民。由於學士身份堪爲中華文化的象徵，於是大量宗姓把始祖打扮成前代從中國東遷的學士，從而構擬出唐八學士·宋八學士等諸多名頭。再至20世

61) 鄭齊斗，《霞谷集》卷3《答橫溪宗人書》，韓國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第160冊，第97頁。

62) 參考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於逢春《17世紀中期以降中日韓諸國華夷觀衍變與‘華夷秩序’再構築》(<http://www.vccoo.com/a/qyzf3>)等。

63) 參見劉永連·楊兆貴·趙殷尚，《‘大明紅’考實》，《國際語言文學》第27號，(韓國)國際言語文學會，2013年4月30日出版。

紀早期，朝鮮王朝遭到日本吞併。而朝鮮歷來視日本為蠻夷，於是朝鮮社會為反抗其殖民統治再次掀起厘定自己中華正宗形象的熱潮，故而又一批描述中華學士東遷故事的譜牒應運而出。

### < 參考文獻 >

《舊唐書》，中華書局點校本。

《新唐書》，中華書局點校本。

孔學源，《道峰遺集》，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景仁文化社，1993年影印版。

奇東準，《春潭文集》，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景仁文化社，1993年影印版。

奇萬宇，《松沙先生文集》，韓國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景仁文化社，1991年影印版。

金宗瑞，《高麗史節要》，景泰三年(1452)朝鮮刊本。

盧思慎等纂，《增補東國輿地勝覽》，韓國奎章閣藏嘉靖刊本。

魯認，《錦溪集》，韓國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景仁文化社，1991年影印版。

劉永連·李薇，〈《竹諫先生逸集》與宋八學士東遷〉，《暨南史學》第8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劉永連·李薇，〈韓國漢籍中的唐學士東遷朝鮮半島史料考述〉，《域外漢籍研究叢刊》第9輯，中華書局，2013年。

劉永連·楊兆貴·趙殷尚，〈‘大明紅’考實〉，《國際語言文學》第27號，(韓國)國際語言文學會，2013年4月30日。

劉荃，《竹諫先生逸集》，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景仁文化社，1993年影印版。

林堅，《朝鮮半島的中國移民歷史考察》，《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

林宗七，《屯嶋集》，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景仁文化社，1993年影印版。

房元井，《房氏三世合稿》，戊辰年(1928)刊本。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

- 宋秉珣,《心石齋先生文集》,韓國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景仁文化社,1991年影印版。
- 安有商,《陶川集》,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景仁文化社,1993年影印版。
- 安鼎福,《順菴先生文集》,韓國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景仁文化社,1991年影印版。
- 於逢春,《17世紀中期以降中日韓諸國華夷觀衍變與華夷秩序再構築》(<http://www.vccoo.com/a/qyzf3>)。
- 吳一煥,《海路·移民·遺民社會:以明清之際中朝交往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 吳駿善,《後石遺稿》,甲辰年(1904)刊本。
- 于林堅,《朝鮮半島的中國移民歷史考察》,《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
- 魏德厚,《魏氏世稿》,癸酉年(1933)刊本。
- 任相元,《恬軒集》,韓國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景仁文化社,1991年影印版。
- 任泰柱,《誠齋文集》,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景仁文化社,1993年影印版。
- 張錫英,《晦堂先生文集》,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景仁文化社,1993年影印版。
- 張頊,《茅庵先生文集》,韓國奎章閣藏書本。
- 張憲周,《餘力齋集》,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景仁文化社,1993年影印版。
- 張煥奎,《海逸齋文集》,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景仁文化社,1993年影印版。
- 奎奎煥,《小心亭文集》,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景仁文化社,1993年影印版。
- 田愚,《良齋私稿》,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韓國歷代文集叢書》,景仁文化社,1993年影印版。
- 鄭麟趾纂,《高麗史》,孫曉主編標點校勘本,西南師大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 鄭齊斗,《霞谷集》,韓國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景仁文化社,1991年影印版。

- 朱瑞熙, 《朱熹之曾孫朱潛及其父朱鋸考》, 《韓國研究》第4輯, 2000年。
- 池德鵬, 《商山先生文集》, 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 《韓國歷代文集叢書》, 景仁文化社, 1993年影印版。
- 韓東喆等編, 《靜浦先生實記》, 戊寅年(1939)刻本。
- 許筠, 《惺所覆韻稿》, 韓國民族文化促進會, 《韓國文集叢刊》, 景仁文化社, 1991年影印版。
- 洪汝河, 《木齋先生文集》, 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 《韓國歷代文集叢書》, 景仁文化社, 1993年影印版。
- 洪瑋, 《西潭先生文集》, 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 《韓國歷代文集叢書》, 景仁文化社, 1993年影印版。
- 洪重聖, 《芸窩集》, 韓國民族文化促進會, 《韓國文集叢刊》, 景仁文化社, 1991年影印版。
- 洪直弼, 《梅山先生文集》, 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 《韓國歷代文集叢書》, 景仁文化社, 1993年影印版。
- 黃胤錫, 《頤齋遺稿》, 韓國民族文化促進會, 《韓國文集叢刊》, 景仁文化社, 1991年影印版。
- 黃允中, 《雲鶴集》, 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 《韓國歷代文集叢書》, 景仁文化社, 1993年影印版。
- 黃孝恭, 《龜巖先生遺稿》, 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 《韓國歷代文集叢書》, 景仁文化社, 1993年影印版。

< Abstract >

Between Text and History: Elaboration of Some Odd Phenomena in Records About Chinese 'Xueshi(學士)' Emigrating to Korea in Korean Collected Works

Liu Yonglian · Cho Eunsang

www.kci.go.kr

In some data such as genealogy, inscription and biography in Korean Collected Works, there are texts everywhere, telling us that someone's first

ancestor who is Chinese 'Xueshi(學士)' emigrated to Korea. But After investigating, we can find that those stories are different very much from history. There are four problems outstanding: First, texts about those stories are in utter disorder; Second, lot of facts is mistake and illogical; Third, their first ancestors' status are much exaggerated; Forth, passing oneself off as historical figures. Obviously, we can not regard those stories as true histories. However, it is improper for us to discard it arbitrarily, because they are good historical data which reflected one kind of practice prevailing in Korean tribes or clansmen to structure authentic images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background that tremendous changes cam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ast Asia from 17th century.

Key words: Chinese 'xueshi(學士)', 'baxueshi(八學士)', Korean genealogy, inscription and biography, the relation between of China and Korea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간
2017. 01. 18.	2017. 03. 02.	2017. 03. 01.	2017. 03. 20.	2017. 03. 31.